

闲话文人

邱向峰

唐弢与俞平伯



俞平伯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唐弢是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两人在文学上均有很深造诣。唐弢虽比俞平伯小13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友情。他们间近半世纪的情谊虽不是轰轰烈烈，却绵长真挚；虽平淡如水，却感人肺腑。

唐弢读俞平伯的文章较早，偏爱他的散文和诗歌，尤爱读他的散文集《燕知草》，觉得其中的散文雅致蕴藉。1936年，俞平伯的《古槐梦遇》出版后，唐弢开始和他通起信来，还寄去一张宣纸请他题写条幅。俞平伯欣然答应，给唐弢写了一张题名为《临枯树赋》的条幅，50多字，笔致潇洒遒劲，睹者无不称赞。自此，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来。

1944年10月16日，唐弢等人从上海到北平处理完鲁迅藏书问题后，唐弢忽然想起该探望一下住在北平老君堂的俞平伯，便独自驱车去古槐书屋。两人虽早有书信往来，却无暇见面，这次正好有空，机会难得。唐弢刚到老君堂，俞平伯就从里屋缓步迎了出来。唐弢随他进了书屋，谈了一点上海的情形，又问及北平几位熟人近况，俞平伯如实相告。谈话始终沉浸在一种舒缓平和之中，如饮淡茶，令人回味无穷。

告别时，唐弢留下从荣宝斋购得的宣纸，请他写几首诗。俞平伯问了唐弢在北平的地址，颌首应允。18号下午，也就是两天之后，唐弢回到他住的西总布胡同，见到了俞平伯留下的名片和字幅。回访的俞平伯刚走，唐弢没遇上。字幅上有三首诗，其中一首是：野塘十顷几荷田，一水含清出玉泉。菱蒂无端牵旧恨，萍根难植况今年！红妆飘粉谁怜藕？翠袖分珠不是圆。莫怯荒城归去早，西山娟碧晚来鲜。唐弢读了非常高兴，“藕”谐“我”，“圆”谐“缘”，用苏州土话念起来更有韵味。后来唐弢离京回沪，临行前写了一封信辞行，信末也附了一首诗：词赋名场心力残，玉泉裂帛听终寒。霜风红遍西山路，莫作江南春色看。用诗唱和，来表达共同志趣，也是他们真诚相待、坦率相见的真挚情谊的表现。

众所周知，唐弢书话写作独树一帜。抗战胜利后，在当时较有影响的一本周刊《时与文》（总出71期，历时一年半：1947年3月至1948年9月）中唐弢写俞平伯的书话有两个小題：《俞平伯散文》、《冬夜》。在《俞平伯散文》中唐弢提到散文集《燕郊集》：“平伯字本秀丽，年来更趋平实，用作书面，醇朴可喜。此本内容与从书本无异，惟从书本印刷不佳，间有阙字，此本则完全补足，且所用道林纸质纯色白，远较从书本之米色道林为佳，友人黄裳亟称之。”在《冬夜》中写道：“平伯有诗集曰《冬夜》，曰《忆》，曰《西还》，此后真的不曾再出诗集。《忆》在前面已经读过，《西还》一集，至今未得。萧缩寒斋，固是书海一夕而已。”唐弢对俞平伯文字的欣赏珍视以及熟稔程度，可见一斑。解放后，俞平伯和唐弢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曾有个著名观点：“《红楼梦》的伟大就因为它是—部小说。”唐弢特别佩服俞平伯这个言简意赅的观点，认为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他确是一位了不起

的“红学家”。

在十年动乱期间，两人同住在一个“牛棚”里，说起往事，恍如隔世，许多已经记不清楚了。俞平伯伉俪情深，当时每星期必给夫人许宝钗写信，有时还缄入一首旧体诗。唐弢那时病情严重，由最小的孩子送饭，俞平伯信任唐弢及他的孩子，托他的孩子将信带到外边，代为投邮。每周一次，从不延误。唐弢每次对他的儿子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别把信弄丢。俞平伯后来也是特别感激唐弢为他默默做出的一切。

唐弢与俞平伯半个世纪的友情大都蕴含在平平淡淡的来往的诗词与文章中，像水一样清澈透明，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他们彼此信任，相互欣赏，这份别样情谊同样也能打动人心。

百味书斋

刘绍义

我们的汉字

汉字的美丽和有趣，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无以伦比的，别的不说，哪个国家的文字能以书法的独特之美彪炳于天地之间，让无数热爱书画的名流竞折腰，只有汉字。

汉字的美不仅仅美在造型上，它还美在内心。想想哪一个汉字没有一段往事，没有一个传说，没有一笔趣闻。以手遮目为“看”，有女有子是“好”，女子年少为“妙”龄，眼睛低垂才“睡”觉，一天作业方“显”累，每天下雨才算“霉”。汉字古有旧典，今有新意，掂出来哪个汉字，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真是咋说咋是理。

翻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看看里面的行酒令，哪个国家的文字能与汉字相媲美。“田字不透风，十字在当中，十字推上去，古字喝一盅”；“回字不透风，口字在当中，口字推上去，吕字喝一盅”；“困字不透风，木字在当中，木字推上去，杏字喝一盅”。四个人喝酒三个人把类似的字都猜完了，第四个人还哪有酒喝，但人家也不是个蠢猪笨驴，张口就来了个“曰字不透风，一字在当中，一字推上去，……”，大家一听笑了，这下子老四喝不上酒了，“一”字推上去不是字呀，只听那老四不紧不慢地说道：“一口喝一盅。”我不知道这些文字如果翻译成英文，会变成何种味道。

会玩这种汉字游戏的，不仅仅是这些酒徒，皇帝也会玩，不然武则天就造不出“曷”字，秦始皇也造不出“秦”字。武则天认为只有日月挂在空中，才是照字，这个以武则天名讳造的字从此就加入了汉字的行列。至于说秦始皇造“秦”字，那只是一个传说，因为在秦始皇以前的甲骨文里，已经有“秦”字存在了，但这并不影响秦始皇的“秦”字取自“春”“秋”两字的各一半的传说。如果没有汉字的特殊性，这个传说肯定无从谈起。

提起拆字，又让我想起苏轼与佛印互相调侃的故事。

有一天金山寺不戒酒肉的和尚佛印正在禅房吃狗肉，听说苏东坡来了，忙把酒肉藏了起来。苏东坡闻到满屋子的狗肉香，佯装什么也不知道，说自己写了一首诗，有两个字不知怎么写的了，特来请教。佛印忙问是哪两个字，苏轼说，一个“犬”字，一个“吠”字。佛印说：“这两个字还不好写，一人一点是‘犬’，犬字旁边多一口就是‘吠’字”。苏东坡听罢哈哈大笑，说：“拿出来吧，一人一点，再加上我这一张口来吃。”

有一次苏东坡吃鱼，遇到佛印来访，忙把鱼放在到书架上头。苏东坡以为佛印没看到，其实佛印早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当苏东坡问佛印今天有何见教时，佛印笑着说：“在下今天也是请教一个

字，那就是贵姓的‘苏’字。”苏东坡说“这有何难，苏（蘇）字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鱼，一个禾。”佛印说：“鱼放左边还是放右边呢？”苏东坡说：“左右都行。”佛印说：“那放上面呢？”苏东坡连忙说：“放上面不行。”佛印说：“既然不行，就快拿下来吃吧。”

品鉴物语

陶琦

内有乾坤的鼻烟壶

鼻烟壶在近年掀起的收藏热潮中，是表现非常抢眼的文玩藏品，不仅国内交易活跃，在海外的拍卖市场上也是屡有佳绩，成为代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艺术品。而且，鼻烟壶的用材广泛，从最普通的瓷、玻璃，到珍贵的翡翠、玉石、象牙，无所不有，很适合不同经济状况的藏家人手品玩，或作为专项门类收藏，故受到越来越多玩家的青睐。

鼻烟自明代传入中国，很快就流行开来。及至清代，上至皇帝、公卿贵族，下至士绅商贾，都以吸食鼻烟为时尚，并发展作为一项待客的礼仪，鼻烟由此成为一种时髦消费品。用来盛放鼻烟以便于随身携带的小瓶子，也成了身份的象征，是使用者炫耀财富地位的身份道具。

鼻烟壶的用材驳杂，与鼻烟的特殊性有关。鼻烟乃是取上等烟草研末，再添加多味馨香馥郁的名贵药材，密封后经长时间陈化而成，香气容易挥发走散，盛鼻烟的小瓶子，材质都有很好的密闭性，除了坚固耐用，于制作工艺上也更能有发挥的余地。所以，鼻烟壶多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其造型小巧别致，构图细腻精美，与雕刻、绘画、书法艺术完美结合，是塑造身份意识形态的华丽容器。

最早的鼻烟壶都是舶来品，随着鼻烟的广泛普及，也推进了鼻烟壶的国产化进程。清代宫廷造办处就多方延请巧匠，专门为皇帝制造各式鼻烟壶。清人王士禛《香祖笔记》：“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具红黄紫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匙，就象鼻之，远纳于瓶。”清初，鼻烟壶就已被上流社会视为珍玩，用以寄寓个人品位。加之鼻烟有一定的药用性，对伤风感冒等小恙有疗效，即使没有吸食鼻烟习惯的人，只要经济允



人物鼻烟壶
清代雕瓷粉彩色蕉

许，也会在家里备一瓶鼻烟，作为不时之需。

从制作工艺划分，鼻烟壶有内画、胎画、雕刻几大类。内画是用金刚砂加水，于鼻烟壶的内壁研磨起砂，使易于附着墨色，然后用笔在内壁上作画。这种工艺的鼻烟壶非常多见，占现代作品的九成以上。胎画是在壶胎上用釉色彩绘，再入窑烧结，是清代瓷质鼻烟壶的主要制作工艺。雕刻则是在壶上以阴刻或浮雕的手法，表现花鸟、瓜蔬、山水或人物故事，具有很高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内涵。

收藏鼻烟壶，传承历史和材质是关键。年代越久远，材质越珍异，价值就越高，此乃颠扑不破的市场原则。其次是看鼻烟壶的整体艺术效果，若是绘画构图或雕刻工艺，给人以惟妙惟肖、真实生动之感，也是极具收藏潜力的藏品，未来升值的空间也非常可观。

异域风情

南子

木头房子

这座古村落在寂静中显示出自己的符号王国，一间间图瓦人家的木头房子在夕阳中泛起金光，方方正正的，所以整个村庄看起来也显得有棱有角。那一个个曲折半开的木栅栏皆为松木，经历漫长岁月，变成了温暖的金黄色，具有迷宫似的风格，带着草腥味的牧草与夏日景致纷纷涌入我的睡眠。

每家的门一律朝东开，盖新屋上梁的时候要扯白布子，当地人说是企福的意思。他们用松木搭建出的一幢幢屋舍之中，每一根木头缝隙的连接处都要用一种叫“努克”的草填满，说是遮挡风。他们不砍活树。

图瓦人凯力江家的木头房就搭建在平坦的坡地上。五六个来给他帮忙的哈萨克族小伙子黑红着脸膛，淌着汗，脚下是一堆新鲜的木头。为了给他家搭建一个新的木头房子，村子里几个小伙子早早做着准备工作，他们从天亮开始，就一直在这里敲敲打打，忙碌个不停。

木头是粗大笔直的红松木，通过锋利的金属器具砍，削，锯，成为梁，柱，檩。现在，整个一间房子的构件放在空地上，有细长的木椽，粗圆的木檩，还有一大堆黄泥，呈现出了一个完美的土木世界的组合。

全部是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堆砌，构架，隔造，覆盖——图瓦人独特的隐秘空间由此诞生，供他们在此居住，生育，储物，衰老，忍受并走向死亡——而数十个，成百个这样隐秘的空间在禾木村参差聚集，便成为我在阿勒泰北部连绵山脉中所目睹并且正在深入的迷宫。

在禾木村，当地人的木头房子大都是尖顶长方形，有在地形高敞、干燥的山坡上独立着的，也有在平地上数十间连在一起的。房子里面，若干木柱上架设有檩木，檩木上放置木椽，其木椽上涂抹草泥即为屋顶。而地面上，仍是草泥抹面。阳光倾泻下来，虽不刺眼，但一股股的热风劈头盖脸地扑到我的脸上，身上，我不得不连连擦汗，眯起眼睛看着那几个小伙子们干活。

一个叫艾逊江的小伙子搭了个梯子，敏捷地爬上去，将一根木椽等距离的固定在一个斜面上，然后不停地搬动着圆木，在不断的俯仰之间，他像一个最勤快的裁缝在缝制一件衣裳，干起活来兴高采烈，让人羡慕。还有一位小伙子则躲在了树荫底下，在木工凳上用推刨刨木椽，奶白色的刨花卷曲着，像泡沫一样从推刨的面上溢出来，几根刨好的木椽横在地上。

在我看来，图瓦人搭建木头房子这一古老的工序，几乎是代代相传，他们只相信从村子里最年老的长者或父辈那里获取经验，不知要过多少个年代，也不知经过多少个老人一代代传授，对此，他们一切都胸有成竹，了如指掌。

比如我看见一个赤裸上身的小伙子，微闭着眼在寻找一条直线，一个平面，斧刃上的光芒照亮了朴素无华的木椽，每一根木头都错落有致，精密无比。他在搁平每一根椽木的那一瞬间，已经把可能的误差修正了。这种动作的一次次谨慎重复，使脚下散乱在各处的椽木变得规整，一切就这样定了，那些看上去零散的部件，正被他们有条不紊地组装起来。

还不到下午，凯力江这间新的木头房子的骨架出现了，正一点点地接近几何形状。太阳升起来，一滩一滩潮湿的水印，在有牛群散过步的土路上蒸腾起水气，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包香烟正从旁边的小商店走下来，正午寂静，在那一刻，强烈的光线将他身体的轮廓描上了灿烂的金色。

然而，只要稍稍静立上一会儿，就会深切地感觉到，这种喧腾的制造之美，仍然无法抑制住整个隐秘空间所渗透出来的，对于时间的隐忍和难以见底的，正透露着勃勃生机的古老。